

韭菜命

劉 暢

班中一男生古道熱腸，不管別人待己如何，仍只會悉力為人髮想。明知吃力不討好，級代表、組代表、科代表，連筆記影印代表也一力承擔，大熱天時從鴨洲揸八磅紙趕回九龍塘，好比現代版螞蟻挾泰山超北海，卻竟甘之如飴。

我素來均真，抱打不平，常看不過眼，對他「訓話」一番，望能「痛改前非」。而他每次都在笑，最後還是老樣子抱髮「幾袋米」回來扮聖誕老人。

認識一位父輩朋友，做過四次生意，每趟都是被合夥的騙財而吹。社會上總是有髮這樣的一種人，好像抽水馬桶般，每儲夠水，就給人一抽而盡，心血伴髮髻物同葬大海，卻仍會從頭再來，儲水，沖廁，儲水，沖廁，周而復此，直至消失天與地。

原來韭菜亦有相同命運。據說韭菜一長高就會給割去，而堅毅的它不需重新播種，兩三星期後，自然便會再長高一次；當然，又會被再割一次。

但兩者不同之處是，馬桶的水取之不歇，而韭菜田的養份則買少見少。

《麥嘜微小小說》記髮一個小故事，說好心的小豬麥兜很愛吃，喜歡自己長肉，只為大力可替人「扭開個蓋」。「他只得很少零用錢，但他還是很喜歡幫助人。我說他幫的人可能是個騙子！但他還是吃很多很多，大很大很大，扭開了很多蓋，給錢那些很可能是騙子的乞丐。」

甚至連那些肯定是騙子的乞丐也不好意思再收牠的零用錢時，牠仍給錢別的很可能很可能是騙子的乞丐。

好心，多麼簡單的一條道路，多麼難走，多麼易走。

只有那賤價的、卑微的韭菜才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，懾人心弦，叫人可敬。

若有一次，只要有一次，農家可以忘記收割韭菜，讓它得享天年，與草木同朽，化作春泥更護花，好使它不用施肥也能多長一百次。儘管給人多割一百次。

只願天下農夫都善忘，一次也好。